

魏姣——作品
Preyer 系列文

The
Mystery
of
Lynx

山猫之谜

这是一个 关于
死亡与重生的故事

你了解自己的处境吗？

你理解那些离开你的人、那些爱着你的人吗？

青春的**奋斗与激情** × 生活的**梦想与现实**

爱情里的**妥协与背叛** × 未来路上的**迷雾与荆棘**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魏姣——作品

Preyer 系列之

The
Mystery
of
Lynx

山 猫之 谜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山猫之谜 / 魏皎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10

ISBN 978-7-5594-1169-3

I. ①山… II. ①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39767 号

书 名 山猫之谜

著 者 魏 皎

选题策划 盛世肯特

出 版 人 黄小初

出 品 人 柯利明 林苑中

特约监制 伊 然

责任编辑 牟盛洁 李 黎

特约编辑 颜嘉仪 霍志勇

营销推广 刘 源

责任印制 法成海

封面设计 吴 倩

版式制作 翟程程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32

印 张 8.25

字 数 156 千
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169-3

定 价 39.8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9737280

推荐序

分合有时爱无期

叶弥

这个故事有点惊心动魄，惊悚，还很文艺，或者说还很文学。有了这两点，小说就好看，就精彩纷呈。

和魏姣这个作家，只有一面之缘。本来是不想再替人作序，主要是作不好这个序，我没有那般本事，在别人的书里面找出自己想要发挥的主张，我只能老老实实在揣摩作家的意图，妄想从书中看出一点人生的什么来。但是魏姣请我作序，我犹豫了片刻便答应了。一来是记得她姣好文静的样子，不忍使她失望；二来知道她在驻外机构工作，觉得她多少带点神秘，见多识广。在新加坡与她见过一面，说了两句什么寒暄的话，也忘了。只记得她那么文静和得体。打开她的小说，文字清丽，语句典雅，句法、标点，都是规规矩矩的，不由暗自微笑了，嗯，像她这个人。

没想到越看越激动，原来一个文静的女生，也能有如此生猛之笔。

这个故事，讲的是背叛。

一边背叛，一边完成自己，二者相辅相成。但可惜的是，到最后，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人完成了自己，每个人，不管是得到了还是失去了，仿佛才开始，仿佛才进入得失的循环怪圈。

整个小说，却是完整的，因为营造了一个巨大的怪圈。男人的灵魂进入了女人的身体，两对情侣中，各有一男一女完成了背叛，另外的一男一女灵魂和肉体合而为一。

这个惊悚的故事看似复杂，其实它只讲了一个人生很简单的一件事：为爱而分，为爱而合。

所以说，这也是一个爱情故事。这个爱情故事里有背叛和迷失。

讲的是一位名叫莫未的女子，才貌平平，被大学男友雪狼抛弃后投海自杀。我们可以把这个自杀行为看成是酒后一时冲

动。她冲动自杀时，正碰上另一位叫山猫的男子在海上失事，山猫的灵魂附在了莫未的身上，回家了，进入了莫未的生活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“借尸还魂”。有着山猫灵魂的莫未，想要找出莫未自杀之谜，还想寻找到自己的身体，让自己的灵魂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。

小说是三条线平行发展。一是“猛兽乐队”的生活，主唱山猫，吉他手云豹，贝斯手圣鹰，鼓手雪狼。第二条线索是莫未的公司和家庭生活。第三条线索是如焰的情感故事。热热闹闹的人生，最后却无尽沧凉。

动物世界里，也有背叛，但是动物们不以为然。人类很在意“忠诚”二字，所以有那么多的痛苦。如焰背叛了山猫，雪狼背叛了莫未，剑鱼背叛了乐队和妻子……背叛都有理由，或许是为了完善自己，但爱已深陷灵魂，谁离开都会留下难补之空缺。

魏姣的小说有着精致而准确的语言，譬如说：恋人初次相遇的情景非常重要，对日后的关系有所预兆。……用密集的味道

蕾代替纷繁的思绪，人生可以过得很开心。……

小说的细节如波浪滚滚，一波接着一波。很多细节随意道来，却让人忍俊不禁。像有着山猫灵魂的莫未，去学唱歌，只能耐着性子探索全新的声带；学吉他，居然弹出了山猫的狂野。

中国人的生活中，有许多看似铁板钉钉的事，譬如这借尸还魂，任何一本中文成语词典中，都找得到它。民间的借尸还魂的故事，版本多样，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听过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借尸还魂是否存在，也没有人认真地去验证它。

现在，有一个叫魏姣的女作家在认真地写这件事了，当然她不是用科学来考证，她是用文学、用文字来描述。文字的魅力在于，它会让你不知不觉地沉陷其中。所以有时候我不禁想问，文学到底有多少可能？它可以离我们已知的科学有多远？

文学有时真的可以无所不能。

现在，这部小说呈现的就是这种可能。

2017年10月

（作者系鲁迅文学奖得主，姜文电影作品《太阳照常升起》原著作者）

目 录

CONTENS

- ▶▶ / 001/ 第一章 海边祈祷
- / 019/ 第二章 游游荡荡
- / 039/ 第三章 谁是莫未
- / 069/ 第四章 往日情怀
- / 091/ 第五章 山猫的家
- / 111/ 第六章 脱胎换骨
- / 139/ 第七章 怀念舅舅
- / 163/ 第八章 非洲巡演
- / 195/ 第九章 午夜情殇
- / 239/ 第十章 背叛的心





第一章

海边祈祷

日落时分，他们在沙滩上堆起一个大城堡，把山猫的照片摆在顶端，周边点燃 28 支心形蜡烛。那是两个月前在喷泉广场的演出照，山猫英气勃勃，眼神得意扬扬，嘴角调皮地歪咧，像是在酝酿一场恶作剧。

云豹抱着吉他不停地弹，饱含忧伤的音符随着海风四处飘散。

圣鹰从背包里掏出一听德国啤酒，打开瓶盖，“咕嘟嘟”倒入大海。

雪狼拿着一炷香，不断营救那些被风吹灭的蜡烛。

如焰点亮她亲手做的荷花灯，笏篱底托，柳条支架，粉色绸绢缝制的花瓣栩栩如生。她在黄色的琉璃花蕊里放入两小块绿豆糕，端着花灯走向大海，在沙滩上留下一串小巧的脚印。她的长发与黑色裙裾一起飞舞，浪花亲吻着纤细的小腿。她伫立许久，附身将花灯送入大海，跳跃的烛火瞬间照亮她眼角的泪滴。

但这毕竟是海，不是江，也不是湖。荷花灯悠悠打了个旋，来不及施展它的优雅，就被海浪吞没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如焰双手合十，默默祈祷，但愿山猫的幽魂取走了这只花灯，早日转世再生。

夜幕降临，在模糊的海天之间，浮起一轮苍白的月亮。如焰说自己头痛，先回酒店了。三个队友打算再陪陪山猫。

圣鹰凝望着海：“山猫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啊？如果这是一场探险，那么劳作三天三夜的渔船都回来了，你还不觉得疲惫吗？如果你在捉迷藏，那么我们都认输了，游戏也该结束了！你有着与生俱来的王者气质和无与伦比的艺术灵感，还有一颗灵活的商业头脑，梦想成为国内最大牌的独立策展人。唱歌是你的业余爱好，可你拥有成千上万个铁杆粉丝，那么多女人迷恋你。你说你裤裆里有个魔法棒，可以轻而易举带着她们冲上云霄；你说三十岁是个尴尬的年龄，就算做出点成绩也谈

不上年轻有为，所以剩下的这两年要拼命；你说暑假我们要去上海演出，还有机会录制一张真正的唱片；你说等我毕业后大家一起去斯里兰卡旅行，等我真正爱上一个女孩的时候，你会带领乐队在她家楼下帮我求婚。这都他妈是胡扯。你死了。你背叛了我们，毁灭了所有的可能性，死亡是彻头彻尾的背叛。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……”

云豹喃喃自语：“我一直觉得你体内有个太阳，你是个夜游神，小时候最发愁的就是上床睡觉。你在幼儿园从不睡午觉，还叫醒别的孩子陪你玩，所以经常被老师罚站。在家里，每晚9点你被轰上床，眯眼装睡，等父母睡了就蹑手蹑脚跑到洗手间去看小人书。上大学以后，你终于自由了，晚上跟室友打牌神侃、弹琴唱歌，宿舍楼熄灯了，你就像一只悄无声息的猫从后门溜出去。你在通宵自习室看书，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奔跑，在幽静的湖边漫步，夜越深沉，你越精神。等树间草丛里的恋人们都消失了，整个校园只有你踽踽独行。你的猫眼炯炯有神，能看见黑夜里草尖上的飞虫。你在A大的每一棵树下撒过尿，躺在每一片草地上看过星星。学校周边通宵营业的台球厅、游戏厅、录像厅、烤串吧遍布你的踪迹。即使你整夜不睡，白天也只睡到中午。你不知道困，也不知道累，旺盛的精力无穷无尽。你连续加班数日还坚持泡健身房，每场展会结束后都奔出去撒欢，连续十几小时飞行归来还要跨越大半个北京城参加聚

会。多少个周末的早晨，你惊醒我的美梦，把我从暖烘烘的被窝里拎起来排练。你是个可怕的完美主义者，最轻微的不和谐也逃不过你的耳朵。Once again,once again^[1]，你不断命令，我弹得指尖冒火，手臂暴痛，几乎要弦断人亡了。你冷着脸，打个响指，我们就不得不重头再来。从小到大最严厉的琴师也没这样折磨过我，乐团里最苛刻的指挥也不会把我累成这副死狗样儿。我在心里骂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恨不得冲上去把你的门牙打飞！可是，我们谁也停不下来，就像穿上红舞鞋的小女孩无法停止跳舞一样，我们都中魔了。你释放出无穷无尽的热量让整个乐队燃烧绽放。终于有那么一刻，我听不到吉他和鼓点的声音了，也听不到你的歌声，只觉得一股来自宇宙的洪流让我们四人合为一体，美妙的感觉胜过高潮。

原来毁灭就是重生，熊熊烈火中才有凤凰涅槃！可是山猫，你为什么不能重生？不幸、黑暗、伤痛、冰冷、死亡，我一直觉得所有阴性的事物都与你无关。你竟然抛开一切，直接走向极端，就像太阳刚升起就跌入极夜状态。我只好在这暗无天日的世界里独自摸索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回太阳。回忆是我这段时期唯一能做的事，是我最大的慰藉。无论如何，跟你一起玩音乐的日子，是我有生以来最好的时光。山猫，谢谢你，我的生命因你而动听。”

[1] 译文：再来一次。

沉默许久的雪狼终于开口：“乐队解散吧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”

圣鹰劈手给了他一拳。殷红的鼻血缓缓滴下，渗入沙滩，形成几个暗沉的小孔。

雪狼从胸前摘下数年不曾离身的十字架铜链，狠狠地抛入大海，转身离去。

云豹和圣鹰并肩坐在海边，喝完最后一滴啤酒。天已经完全黑了，海风更加肆意，白天明媚的海岸此时像个巨大的黑洞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能听见猛烈的呼啸声，仿佛要吞噬一切。

圣鹰说：“山猫就是在这样的黑夜遇难的。在茫茫大海里徒劳挣扎，他的强壮躯体、禀赋灵性都显得渺小可笑，就像蚂蚁落水，抓不到一丝光亮和希望。他说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恐惧，不知道临死的那一刻他是不是明白了。”

云豹站起身：“要不要去我房间再喝点儿？”

圣鹰说：“不见尸，我不死心。也许天快亮的时候，山猫会划着一叶扁舟从天边缓缓驶来。”

云豹握握他的肩膀，走开了。所有安慰的言语都太苍白，他自己也无法卸下心口的巨石，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呼吸更轻松一点。寻求解脱是他们每个人必过的独木桥，谁也帮不了谁。

雪狼回到酒店，穿过长廊走到二楼最东侧的房间，四顾无人，便敲了敲门。先连敲四下，间隔片刻后再敲两下。

如焰打开门，惊呼：“你受伤啦？”

雪狼把她推进房间，迅速关上门。屋里灯火通明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明艳的印度电影。

如焰用温水浸湿毛巾，轻轻擦拭他脸上的血迹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不小心撞到门框了。”

如焰嗔怪地瞪着他，抬起他的下巴，拿棉签擦去鼻孔上的血迹，然后在他鼻尖上轻轻一吻。

雪狼说：“你好些了吗？”

如焰说：“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太难熬了，我头痛欲裂，睡不着。柜子里、床下、窗外、洗手间，山猫的影子似乎无处不在。我甚至不敢洗澡，只好窝在床上看电视。但不管音量开到多大，都压不住他隐隐约约的歌声。”

雪狼关掉电视和顶灯，坐在床上，把她揽进怀里：“安心睡吧。”

屋里很安静，如果仔细听，远处似乎传来潮起潮落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如焰的身体渐渐放松了，眉宇安然，呼吸均匀而深长，皮肤绽放着牛奶般的芳泽。雪狼抽过枕头，轻轻地替换出麻酥酥的手臂，帮她盖好被子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。

他站在窗前，轻轻掀开窗帘的一角。月光朦胧，院子里的泳池静如深潭，藤椅和秋千架空空荡荡。露天咖啡馆也打烊了，木栅栏旁边堆着两箩筐椰子壳，整个度假村陷入寂静。明天是周六，周六是乐队的固定排练日，而明天将是死气沉沉的一天，没有音乐也没有诗。山猫真的走了。自从听到噩耗，他一直处于恍惚的状态。海边葬礼结束后，这个现实才慢慢清晰起来，他感到心里似乎破了个洞，透着无尽的空虚和悲凉。在乐队里，云豹是唯一科班出身的乐手，圣鹰的音乐造诣也很深，而他跟山猫配合得最默契，常常是你一句我一句连哼带唱地就编出了曲子来。他写过一首歌叫《绝恋》，结尾的调子改了许多遍仍不甚满意。山猫听他唱完后说：“绝对的爱，绝望的爱，绝美的爱，爱情因为绝望而更加神圣，结尾一定要升华。”说罢，抬起手臂在空中画了条爬坡般的曲线，随之而来的是妙不可言的高调收尾。困扰云豹许多个夜晚的难题便迎刃而解了。他与山猫响亮击掌。山猫明察秋毫地问他爱上谁了，他无言以对，山猫说：“这样排山倒海的爱，经历一次死也认了。”

一阵呻吟打断了雪狼的思绪。如焰翻了个身，发出低低的抽噎。他坐到床边，握住她的手，轻轻唤她。她的手冰凉，眼睛也不睁，只喊冷。他意识到她发病了，连忙用被子裹住她。如焰身子蜷成团，不住地发抖。他把自己的外套压在被子上，用力搓她的掌心，于事无补。他钻进被窝，紧紧抱住

她冰冻般的身体，想把浑身的热量传导给她。而她的脸色煞白，四肢发僵，就像浑身的血液被迅速抽走了似的。情急之下，他吻她的嘴唇。她求救般地吸住他的舌尖，双臂箍住他的脖子。他们几乎要嵌入对方，心跳押韵合拍。几分钟后，她慢慢睁开眼睛，脸颊恢复了血色，浑身柔软而温暖，睡裙微微发潮。他打客房服务电话，要了一杯热腾腾的牛奶，喂她喝了下去。

“我梦见我掉进了冰窟窿。”如焰依偎着他，“我们明天就走，好吗？”

海像一只沉睡的巨兽，发出均匀的鼾声。海浪周而复始地卷上沙滩，却没有带来山猫的讯息。圣鹰抱膝而坐，脚下的细沙随浪流动，偶尔会触到坚硬的贝壳和石砾。岸边有很多小鱼和海蜇的尸体。海蜇是多么美丽和神秘的动物，它们被潮水冲上岸后，变得笨重和污浊，淘气的小孩在上面插满木棒。死亡毫无尊严，特别是非自然的死亡，在瞬间丢下身体任其受辱。山猫此时不知道被糟蹋成什么样子了。

圣鹰想起初次见到山猫的情景。

五年前的草莓音乐节，大批乐迷聚集在通州运河公园明媚广阔的草坪上。演出分为摇滚舞台、电子舞台和校园舞台三个区域。他那时候是大二的学生，跟几个同学组建了“醉氧乐队”，

在学院路一带小有名气，受邀在校园舞台表演三首曲目。可惜演出时段排在骄阳似火的中午，又赶上摇滚舞台有个超级炫酷的美国乐队同时登场，抢走了大部分观众。但他对着台下稀稀落落十来个围观者，演奏得格外投入。他相信，好的音乐只关乎心灵，无需捧场。

演出完毕，他走下舞台，两个男孩迎面走来，一个穿薄如蝉翼的白衬衫，另一个留着垂肩长发。白衬衫递给他一听冰镇啤酒，说自己是主唱山猫，又指着长头发说这是吉他手云豹。他问：“哪个乐队的？”山猫说：“加上你，再找个鼓手，我们就有乐队了。”这时，“醉氧乐队”的吉他手横过来说，光天化日之下挖墙脚啊，有种上来吼一嗓子！山猫从他背上拿过吉他，说借用一下，灵巧地跳上了舞台。

山猫弹唱了一首轻松的歌，节奏就像小羊在草地上蹦蹦跳跳，让人开怀。他觉得山猫的声音有种能让时间静止的魔力，而且似乎能穿透方圆数百里。无需奇装异服，没有装腔作势，白衬衫加牛仔裤，山猫就那么落落大方、自信满满地高歌：

我是飓风，想拥你入怀；

我是魔鬼，想闯进天堂。

我爱你，满怀遥不可及的梦想。